

艺术家展览自述 | 再一次拥抱 (2023)

致谢：问象艺术空间

来源：问象艺术空间

撰文：徐艺函

整理：ARTDISK

本次展览名为：再一次拥抱，“再”表示一个重复性的动作，说明此前两者之间至少曾有过一次拥抱和一次分离，“再一次拥抱”，记忆着过去的交集，也保留着重逢的可能性。一日有昼夜，自然有四季，情感世界的光谱包含着二者间的亲密无邪与分崩离析。这次展览的作品献给我生命中的亲人与友人，献给我们之间生成情感的那些时刻。正是这些时刻的存在，让我感受到生命，并不断重新理解爱。

这次作品我依然用到手捏制陶的方法，这比较符合我目前的生活态度——专注于生命过程中时时刻刻的行动和感受，观察和思考身体经验本身产生的丰富信息。

手捏制陶的过程非常类似被讲求高效和优绩的世界忽视的情感劳动，它像是二者之间长时间琐碎、枝微末节、没有明确功用的对话交流，这种交流唯一的结果是生成情感，丰富彼此的情感关联，这让我想到一个说法，照护孩子时，大人得多多说“废话”，亲子会更亲近，孩子也更健康。有孩子之后，我也充分体会到“废话”给我们带来的愉快和融洽。所以制陶呈现出的是某种二者情感交流的痕迹，当然与人的情感交流也不总是顺畅的，因为现在人都很忙，时间表都很满，并且边界越来越多，但是泥土是可以永远等待着的交流者，并且像儿童一样敢于和人互相探索彼此的边界，总是给人实时的反应。除了手捏的延续，这次我也尝试研究日常物件和机械与陶土的结合。

春夏交替的时候，我在家整理换季衣物，找到了很多不知怎么归类的纽扣，它们是收集很多年的服装吊牌上的备用纽扣，还有一些不再穿的老衣服，我的身材太高，衣服大多需要逛商店试穿，而不能网购，所以每件衣服购买的地点，和什么人逛的街，我都还有些印象，比如有一件洗的松垮的蓝色大花连衣裙，我一直没扔，是很多年前我妈带着我去老家的商场买的，从试衣间出来之后，我记不清她具体说了什么，但我记得她称赞的眼神和语气，几年前她因病去世，再不可能陪我逛街。

我有很多不常穿的手织毛衣，占了衣柜很大的空间，每次腾挪都比较头疼，这些都是儿子的奶奶给我织的，如今我和孩子的父亲已离异，和孩子奶奶的联系也减少很多，我的衣柜也不会再多出手工毛衣。我还收拾出很多孩子的婴儿服、小鞋子、小袜子，他身体长得很快，越来越壮实，这些小衣服被远远的抛在身后，他一天天走向了他自己的世界，不再是总爱粘在妈妈怀里的小宝宝。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另一个关于衣服的故事，我母亲去世前曾经要求入殓时绝对不穿寿衣，要给她穿她衣柜里一件红色呢子大衣和一件棕色面料内里的皮草大衣，后来给她套在一起穿，当时还是夏天，火化的时候这两件衣服随着她一起烧没了，这两件衣服都是我父亲在商场里买了送她的，但他们婚姻的30多年我母亲一直呈现出对我父亲不尽的怨憎，我几乎没有印象他们真正和睦过。

在眼下的生活空间中，这些衣物已无用而冗余，但都携带着超越性的某种精神，人与人聚散离合，物件静静储存着陪伴的历史。我把这些衣物整理出好几个包，拎到工作室，好像时间与情感具有了可触可感的重量和体积。后来我尝试把这些日常材料拼接与陶土结合，成为链接两个拥抱小人的线索。

巴迪欧在《爱的多重奏》里提示过这样一个思考——“所有的爱都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关于真理的体验，即关于“两”而不是关于“一”的真理，世界可以通过一种不同于孤独的个体意识的另一种方式来遭遇和体验。。当人们爱的时候，人们爱的是真理，哪怕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

直面并创造自己的日常生活，是我的力量源泉，也是我的工作目标。我希望以作品记录自己的历史，并挖掘个人记忆与集体经验之间的互动。

展览通常被看做作者的独唱，但构成作者身份背后的“隐秘场所”，有很多人与物的支撑。本次展览的名称来自工作室学员树今年初的一句玩笑，当时我正在做第二件拥抱小人，她笑着解释这是再一次拥抱，我瞬间觉得很好，记了下来，决定作为展览名称。这次有几件作品在烧制过程中有过破裂损坏，经过南师大陶瓷修复老师圆圆的指导，工作室的志愿者海带帮忙完成了大部分的修复工作。本次作品的照片均由“浦口工厂”的编辑朱璟茗帮忙拍摄。筹备展览期间我的工作室也正在重新装修，在现场的木工周师傅帮我做了三个木盒子作为《生命》作品的支架，木盒设计到制作都是周师傅自己完成的。另外为了给作品加上扑翼机装置，我多次请教了南京京陶电气的全能颜大哥，他也是南京野火陶艺俱乐部的发起人。最后问象艺术空间的常态化画廊展览工作给的 deadline，推动了我完成作品。

真实的情感永远是人内心深处的渴望，我们爱着什么，我们被什么所爱，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独特性的基础。

在当下的环境中，生成情感链接，克服情感创伤，正是一个渺小如尘土的个体创造生活的微型战场。生命是一个圆环，我们终将再一次拥抱。